

· 数理学部新英才 ·

编者按：在中国科学院数理学部这一英才会聚的群体里，又增加了 38 位新成员。学部委员，是科学界最有成就的一批科学家，他们追求真理，献身科学，在各自不同的岗位上，不同的学科领域内，为我国科技事业的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做出贡献。为使广大读者了解新增委员的主要贡献与成就，本刊新辟《数理学部新英才》栏目，除任步雪同志向本刊提供 10 名学者的简介文章外，还将邀请他们所在单位专家撰文报道。希望广大读者给予重视，我们期待着您的反映。

(一) 丁大钊教授

丁大钊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研究员。1935 年 1 月出生于江苏苏州市。曾就读于上海同济大学物理系，1955 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物理系并被聘入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原子能研究所的前身）进行科学研究。1956 年至 1960 年在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高能物理实验室进行科学研究。1960 年至 1981 年被聘为第二机械工业部（后易名为核工业部、中国核工业总

公司）北京第四〇一研究所副研究员、第二研究室业务组长、第七研究室主任；1981 年至 1983 年被聘为该研究所副研究员、物理研究部主任。1983 年后被聘为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及院科技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实验室副主任。1991 年 11 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委员。主要从事实验核物理方面的科学研究并取得多项重要成果。50 年代曾参加荣获 1982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的发现 $\bar{\Sigma}^-$ 超子的实验研究工作，提出并发展了一种确定径迹气泡密度、进而鉴别粒子的方法，为鉴定与分析 $\bar{\Sigma}^-$ 事例做出了关键性的工作。60 年代负责轻核反应实验小组调研与轻核反应装置中轻核反应过程有关的核数据，完成了核数据编译《轻核反应调研》并据此组织开展了低能轻核反应截面测量等实验项目和快中子测量实验技术的预研，为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完成氢弹基础核数据测量任务作出了贡献。70 年代中期及以后，负责开辟了快中子核反应 γ 谱学分支学科，并领导了热中子辐射俘获与原子核巨共振方面的实验研究，取得了一批高质量的数据和国际水平的成果，同时培养了一批科学研究骨干。80 年代在负责串列加速器物理实验室实验区建设方面，在负责实验

夜，静极了。刚修改完一堆稿件，有些倦意。暮回头，却看见王淦昌先生送我的照片，顿时兴奋起来，不由得想起许多有关王老的往事来。

提起王老的品德、为人、精神，在物理学界乃至整个科技界有口皆碑。有幸与王老结识的人，都有如此炽热的感受：他谦逊质朴、坦率真诚、平易近人；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关心同事、爱护学生、富有正义感、社会责任感；他助人为乐、主持公道，甘冒风险救人于危难之中，对青年后辈更为热心鼓励奖掖；他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奉献得多、索取得少；他醉心事业、分秒必争、不断创新、永不停步。他始终孜孜不倦地活跃在物理前沿，他始终一往情深地关心祖国与人类命运，他始终像一团火，把温暖给予后辈，给予青年，成为他们的忘年之交。

且不说王老不辞辛劳进城买书，寄给一位素未谋面的湖南青年；且不说王老出差上海，看望病势垂危的助研卢仁祥，把香蕉剥开送到小卢嘴边，鼓励他与疾病作斗争；且不说王老经济不宽裕，当听说祖国遭灾时，风尘仆仆从杜布纳联合所赶到中国大使馆，将平日节余的 14 万卢布献给祖国人民；且不说王老关心受迫害的同志，每月寄钱，解决他们的生活困难……。笔者每次遇到困难与挫折，总能及时得到先生的关怀与帮助。当杂志处在低谷之时，是王老发表文章，说“《现代物理知识》对我有好处，相信像我这样的人很多”；当稿源遇到困难时，是先生派人送来他的新作；当有了苦闷与烦恼，是王老充满慈爱地开导我：“你们的工作很有意义，我很喜欢看你们的杂志”；当我们获得成功，发行量突破万份，他同我们一样喜悦，说“你们不容易，我祝贺你们！”当王老从日本归来，看到我的短信，当天打电话约我前往谈杂志、谈作者，也谈他的感想。在高能物理学会十周年大会上，在浙江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王老向人们推荐《现代物理知识》。……这一幕幕触动人心的往事，这一席席感人肺腑的言语，使我这个已过知天命年纪的人也热泪盈眶，再也没有比知音者的奖赏更珍贵。

夜，好静的夜。随手翻开一本回忆录，那里有王老的学生、新当选的学部委员吕敏教授一段话，说得十分中肯。我录用其中一段话，作为对先生八十五寿辰的献词：

“从王老师那里我学习了许多具体的科学技术知识和工作方法，但是对自己教育更深刻的是王老师崇高的科学家精神：他那热爱祖国、为发展祖国科学事业奋斗的献身精神；他那活跃敏锐、永不停顿的创新精神；他那刻苦学习、谦虚勤奋的钻研精神；他那一身作则、平易近人、诲人不倦、爱护后辈的高尚风格。王老师这些崇高精神和品德使我深受感动、铭记不忘。”